

■ 图片故事

消失的水缸

□ 马林

周末闲暇，家人各自看书。正在看《司马光砸缸》的女儿转过身睁大眼睛问：“爸爸，什么是水缸啊？”

我不禁愣住了。对于从小生活在城市的女儿来说，这实在有点陌生了。水缸，好像已经成为了历史的印记。

我的脑海中，家乡最难忘的物件就是那一口大水缸了。在农村，水缸里的水是常年不能断的，喝水、洗菜、做饭、洗衣等，每天的生活都离不开这口水缸。

想把这大水缸装满水，那可是个力气活，一般都是成年男子的专属工作。一根宽十几公分的竹扁担，两头缠绕着结实的尼龙绳，连着一只坚硬的铁钩子，看着就让人感到踏实。还有那一对用桐油精心刷过的大水桶，厚厚的木头、粗粗的口径，几道裹得紧紧的铁箍，以及宽厚的木提手，处处都泛出“这可是力气活”的气息。男孩子只有用水桶挑过水，才能让家乡人竖起大拇指，夸这个孩子成年有力气了。



在家乡，打水的距离向来都是不近的。虽然是鱼米水乡，河流众多，但夏季发起大水时的阵势也是相当惊人的，因此农村建房都远离河流，选择地势高的地方。去河边打水，走上好几百米也就成了家常便饭。

挑着上百斤的水走上几百米的距离，还有那不太平坦的土路，无疑是一项体力上的考验，只是家乡人都已经习惯这样的日子。眼睛认真地看着前方的路，肩头稳稳地支撑着扁担，两只手抓住尼龙绳。两只水桶就像大酒壶，稳稳地挂在扁担两头，只偶

尔跳出一星半点的水花，在路上留下一点印记。

虽然挑水是体力活，挑水人却非常放松，还可以和遇见的熟人打个招呼，拉拉家常。

挑着水桶进了厨房，放下担子，让水桶稳稳地站在水缸边，把扁担竖在一旁。先用一只手紧紧抓住水桶提手，用力把整个水桶拎起来，另一只手则稳稳托住水桶底部，让水桶倚住水缸。两只手一同发力，稳稳地将水桶倾斜，就这样，一桶清粼粼的水，哗哗地倒进水缸，发出一阵阵欢快的声音。

水缸里的水常年不断，农村人用自己的肩膀，撑起了家里的一片天。在炎热的夏季，各种用水量，每隔一两天就得去挑水。趁着早上相对凉爽的时候，挑着一百多斤的担子，来回走上好几趟。把水缸挑满水后，身上早已是大汗淋漓。

在冬天，河里水位低，打水的时候，更需要多花力气，才能

把装满水的木桶拎到土埂上。要是赶上雪天、河面结冰，就需要用扁担敲破冰面，才能把一桶桶水打回来，满足生活所需。

尽管挑水从来都是一件苦差事，可家乡人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。看见电视上打开水龙头就可以的好生活，家乡人虽然也很向往。但外界条件还不具备时，家乡人也从不曾抱怨，用心过好当下的生活，就已经心满意足了。

挑水，挑起的是责任；水桶，承载的是生活；水缸，记录的是人生。

这些年来，政府修建了水库，家家都通上了自来水管，挑水的身影再也难以看见了。新建的民居里，厚重的木桶已经悄然被轻便的铁桶、塑料桶所替代，水缸更是失去了用武之地，慢慢退出了家乡人的生活。也许，水缸将作为一种生活的见证，作为一个时代的记忆，只留存为数不多的场合，印刻在我们的脑海里了。

地质人的青春

□ 北京市地质研究所办公室 张玲玲

你的梦想是什么，你的青春又是如何走过？你是否成为了理想中那个不平凡的自己，又可否成就了不平凡的事业？于我而言，一个土木工程专业的学生，当然是做一名优秀的工程师，在工地里、图纸上指点江山，但生活并没有按套路出牌。

青春的迷茫

2013年，我自吉林大学硕士毕业，怀着一个不甘平凡的英雄梦，我只身一人来到北京，立志要做一个巾帼不让须眉的岩土专家，建机场、修地铁，在北京这座大大的城市留下自己小小的痕迹。可现实与理想之间隔着100座珠穆朗玛峰，我变成了在大山里研究地质灾害的人，没有拔地而起的工程和如火如荼的工地，只有安静矗立的大山和大山上不知会在何时以怎样姿势掉落的岩石。

2016年的正月初八，我又被“发配”到怀柔山区调查地质灾害，每天都在又长、又陡还满是碎石的山谷里从早爬到晚，你试过每天走10小时的硌脚山路直至脚趾起泡吗？你试过在零下15摄氏度的寒风里写字画图直至手指僵硬吗？我都试过。那次调查的第7天是元宵节，也是格外倒霉的一天，和同事发生争执，摔了一个大屁蹲，裤子上留下一大片掸不掉的泥印子，手掌擦破了皮，还险些被酸枣枝划到脸上破了相，狼狈地赶到住地后，心酸一股脑儿涌上来，我想起春天被树茬扎穿脚心时扎心的疼，想起夏天猛抬头却被蜘蛛沾到脸上时的恐惧，想起秋天被石块砸中左臂落下的疤，想起冬天冷硬山风吹裂的脚踝和皴裂的脸。元宵节了，家里一定有香喷喷的韭菜馅饺子，记忆中腾腾的热气在窗户上凝成闪闪

的水珠，从我的眼里一颗颗滴落。

三年来，我把热血都洒在那片大山里，可我又收获了什么？我甚至没有亲见过一起地质灾害，当崩落的山石砸向过往的行人车辆，当山体像沙丘一样滑落将村庄掩埋，当倾泻的暴雨汇成洪流卷着山谷里的碎石将村庄夷为平地，我真的能做什么吗？我能拯救那些被灾害威胁的人吗？我们全所一百多人的付出是不是也只是感动了我们自己？生命不言，默默在未来的某个角落为我们埋下答案。

梦想照进现实

2016年8月4日，我们像往常一样在房山区进行灾害调查，发现庄户台村的一处山体即将发生崩塌，我们当机立断要求当地40名村民立刻转移，8月5日凌晨5点，大量岩石从山上倾泻而下，瞬间将房屋掩埋。如果没有提前转移，没人能够幸免，40个鲜活的生命将就此消逝。这一次，我们实实在在摸到了大山的脉搏，这一张诊断书背后正是我们所做的地毯式调查和多年的研究成果。灾害的发生不再伴随生命的陨落，我们用自己的方式，守护了一方百姓。

我从迷茫中惊醒，所有伟大的事业都不能一蹴而就，一千次的调查也未必能锁定一起灾害。

但每一次，我们都要全力以赴，一个疏忽就会让孩子失去亲爱的妈妈，一个大意就会给家庭留下无法抹平的伤痛。“生命大于天”绝不是一个口号，我努力让自己成长为一个铁打的真汉子，扛起保护山区百姓安全的沉甸甸的使命。

守护京华大地的无悔青春

那以后，郊野的天空分外蔚蓝，大山里的空气格外甜。我曾在夜晚伸手触摸群山怀抱里漫天的星，也曾在清晨侧耳倾听鸟鸣回荡在山谷，还曾在夕阳西下时送走山顶的最后一缕金色阳光。

几年的野外工作给过我迷茫、痛苦和累累的伤痕，也给了我自豪、感动和满满的收获。作为默默无闻的地质人，我们也曾渴望鲜衣怒马的快意人生，但面对不高的收入，不光鲜的工作环境，我们依然甘之如饴，因为我们知道，保护首都城市地质安全，我们责无旁贷。唯有奉献，才是青春最好的表达，只有奋斗，才是青春之树最好的养分。城市建设，地质先行，我们愿尽自己的绵薄之力，守京华大地，护山区安全，保百姓平安！

我们地质人的青春绝不是那春日里娇弱的花，是青松，在寒冬里绽开美丽的松塔，谁能说那不是冬日里最美的花？

生命的弦音

——读《命若琴弦》有感 □ 仇士鹏

“你为什么喜欢写作啊？”很多人这么问过我。

我一直难以给出回答，直到我读完了史铁生的《命若琴弦》。

书中讲了一个故事，两个弹三弦琴的瞎子，要想恢复光明，必须要弹断一千根琴弦，这才能够抓药，因为那是最重要的药引子。可是，当他用了一辈子的时间，终于弹断了一千根琴弦时，人们却告诉他那张药方只是一张白纸。他这才明白他的瞎子师傅的苦心：“人的命就像这琴弦，拉紧了才能弹好，弹好了就够了。”这一辈子，虽然一无所有，但生命被目的拉紧，翻山越岭，一路流浪，一路弹琴，每个日子都被鼓舞，都被充实；这一辈子，虽然落寞、孤独，但总有希望在绝望的尽头冉冉升起，在茫茫的荒原上总有一点烛火点亮着冬夜。于是，生活叮叮当地有了生气，而他也从这绷紧的生命长途获得了意义。

目的、过程和意义是这本书的核心。

关于目的，史铁生是这么说的，“一根琴弦需要两个点才能拉紧。心弦也要两个点：一头是追求，一头是目的，你才能在中间这紧绷绷的过程上弹响心曲。目的虽是虚设的，可非得有不行，不然琴弦怎么拉紧；拉不紧就弹不响。”

我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我想让我的每一枚脚印都有着独属于某一段特定时光的印记，留存着记忆点，从而在我日后回首的时候，不至于形成一大段的记忆空白——否则，这段时间就不属于我了，它是从我这儿偷走的时间。我不想在我暮年倒数着夕阳的时候，记忆中只有寥寥的残章断简。那样的人生就算不上紧绷的琴弦，比

皱纹还要松弛，又怎能诞生惊艳的琴声？

所以，我不停地写。写记忆、写印象、写存在、写虚幻，写下每一段时间里的我，写下每一段时间里我的每一个侧面。如果有一天，我匆匆地离开了，来不及留下照片和视频，你读着我的文字，或许能听到我写下这个字时的心跳。你不用想起我是什么样子，哪里有颗痣，不必绞尽脑汁还原我的完整的形象。重要的是，这些文字会让你想起我。甚至不用想起我的欢笑与泪水，只是想起这个动作本身，便已经够了。

每一个措辞，每一处布局里，都有着过去的我，他们会和你邂逅的，在远方、在天边、在梦里，在每个不期而遇又水到渠成的瞬间。

一步步，在文字的光年里，我始终在那儿。你愿意读，你便能看见。

当然，写的本身也是美的，写的同时也在收获。它可以让你脱离当局者迷的困境，旁观自己的情绪，寻找到入口和出路；它可以让你走出肉体的遮蔽，重新审视自我，认清个性特质，也看清位置和命运；它可以让你把自己擦拭得通透而明亮，用散落的木材搭建出自己的哲学体系……

其实，我们每个人都是书中的瞎子，在莽莽苍苍的群山之中走着，无所谓从哪儿来，到哪儿去，也无所谓谁是谁。琴声响起，生命渡过了悲怆，寻到了诗意，实现了超越……

